

池塘古槐

■ 第五建平

古树多见于寺院或旅游名胜，且会被围挡起来，旁边竖块醒目的牌子标注其为某名人手植或跌眼的树龄为噱头以吸引香客和游人驻足观望、拍照留念。每遇此景，我便想起家乡池塘岸边的两棵参天古国槐。“池塘”已是我内存中最炫酷奢华的词条了，它与荷花、小溪、鱼虾、蛙鸣等紧链在一起的，用此词是想看脑海能否浮现出云雾缭绕、波光交错、美如诗画的清秀景色。可不管我幻想的池塘有多美好，说起池塘，浮现脑海的依然是爷爷带儿时的我抓知了的景象，与香火缭绕与寺院、人潮涌动的打卡旅游热地压根联系不在一起。“古槐”就更不用提了，丝毫没有娇贵高傲稀尊之感。更何况实景本来也只是涝池岸上长着两棵有年头的老国槐树，整个画面的色彩单调得如同黑白照片一般，从未被乌泱的城市喧嚣打扰过。就像憨厚、简单、淳朴、务实、低调的魏洛村的人一样，从他们的身上似乎很难发现闪光之处，更别说寻找艺术之感和有价值的东西。尽管如此，可我的内心还是坚信古槐和我的祖先一样，有着“无限的宝藏和许多的秘密”待挖掘。

几年前就想写此文，每每提笔却不知从何而落。可此景是我思念故乡的第一印象：初春的记忆是古槐嫩绿的枝芽；入夏的前奏是繁星的夜空涝池水中几里外都听得见的群蛙争吼；秋的风景是涝池边围了一圈农妇洗衣时爽朗的笑声还有棒槌起落在衣物上的敲击；冬的画卷是白雪皑皑中，我与胡同里的小伙伴们手冻得面包似的还要在涝池厚厚的冰面上追逐嬉戏却不肯回家。

我一直认为，涝池与古槐的信息量超大、可写之处颇多，就像胡同里的住户一样。两棵古槐

不是涝池的私属品，它生长在胡同底的庙宇与涝池之间光秃秃的平台上，两树相距五米之遥。据奶奶讲，古槐与庙宇很早就有，是因庙宇才植的槐树还是因槐树而建的庙宇，连她的祖奶辈也没有人说得清。涝池是合作化时生产队派人在胡同底的庙宇正前方人工挖筑的蓄水池，奶奶说是为了方便庙宇里的神仙洗漱而为他们奉上的一面镜子。我知道奶奶说的是传言。其真正用意是为收集地表水供早原生产队的牲畜饮用而修。也就是说，庙宇与古槐之间有着某种必然性，与涝池无关。可村子里的人提及古槐，总会说涝池岸上的槐树。仿佛涝池与古槐才是一体，与庙宇无关。在我的脑海中也是这样认为的。这可能源于我对庙宇的印象始终停留在儿时的模糊记忆中，只记得槐树后面一个高起的土基上有背西面东的几间敞开房子，室内三面洁白的墙上画满了壁画，偶尔也有人到此烧香磕头。村子里的庙宇基本都有名，如药王庙、雷神庙、关公庙等，唯有此庙村子里的人称其一个字——庙。此庙为何庙或为纪念何人而修，无从知晓。上世纪末村子里扩建学校将此庙拆除用作建校材料，从此真正把槐树与涝池联为一体。

爬上古槐不仅是我儿时的奢望也是爷爷儿时的奢望。每到夏天，古槐便成了知了比赛鸣叫的竞技场，树冠上数不清的知了一起齐鸣，和我们全校同学聚在操场合唱一样，没有丝毫的章法与节奏，仿佛谁的声音大谁就是最优秀的那个。有年夏天，胡同里的小伙伴用缝衣线拴了只知了在我面前炫耀，我回家从奶奶的线板上揪了线闹着让爷爷也给我抓只知了。开始爷爷以院子树上没有为借口来搪塞我，我当然不吃这一套，闹着要他去涝池岸边的槐树上抓。爷爷先

是一愣，然后苦笑着说，“我比你大不了多少的时候就想爬到上面去采摘槐豆做染料，尝试了多少回从未成功过，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树又长粗了，我怎么爬得上去！”一听此言，我想到胡同里一小朋友要他爷爷给自己买麻花吃时，他爷爷不答应，他便哭闹着躺地上打滚这一杀手锏，没想到这一招还真管用。

在我蛮横无理的纠缠下，爷爷牵着我还是来到了涝池岸边的槐树下，他仰首绕两棵大树转了几圈眉头紧皱一言不发。其实我的心里很清楚，不借助外力，赤手空拳是根本抓不到几丈高的树冠枝杆上的知了，正因如此，它们鸣叫时的样子甚至还带有几分挑衅。

爷爷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鸡蛋大小的软土块向树冠掷去。突然，一只撕心裂肺惨叫的知了拍打着翅膀迅速旋转着从高空掉到了我的脚前地上，样子很像热锅里被炒熟的豆子腹天背地拼命蹦跳。爷爷从地上捡起知了用我手中的线拴了，淡淡一笑。有人来涝池挑水，看到这样的场景，眼睛瞪得比鸡蛋还大，他说：“只是听说当年跟着伯昌（第五伯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奠基人之一）闹革命的几个娃靶子准得很，今天我算是开眼了！你这一招是跟伯昌学的吧？”

此时，我对一头牵在手，一头拼命呐喊求饶想挣断缝衣线逃命的知了没有了兴趣，只想知道爷爷投掷的绝活是跟谁学的。便问：“伯昌是谁？”爷爷答道：“江巷地窑里你叫老爷的一个人。”我止步仰望着爷爷的脸说：“地窑里的人我都认识！没有叫伯昌的人呀。”爷爷轻拍了下我的头说：“走吧，你伯昌老爷解放前就去世了，连你爸都没见过他，你怎么可能知道！”“你投掷那么准，是他教的？”我问。爷爷语气沉重地说：“他

教了我很多。”

从那时起，在我心里除了古槐树又多了第五伯昌当然还有爷爷这两个迷。

爷爷在世时，我了解最多的就知他是一名老党员，其他的一无所知。他去世后，旬邑县民政局来人了解情况，那时我还小，不懂得什么意思。近年我才从母亲口中得知，原大队老支书第五雄发讲过，1927年初，中国共产党在我们村建立了旬邑县的第一个农村党组织——魏洛支部，第五伯昌担任支部书记，当时仅有11名党员和几名儿童团员，爷爷是儿童团员之一。直到1936年爷爷够入党年龄才转为正式党员。老支书还说，早在1926年第五伯昌任旬邑县张洪（西区）农协主席时，爷爷就以其憨厚、做事细心不易暴露而替农协传递信息。老支书早已去世，此话无从考证，但2000年7月1日《咸阳日报》在纪念“党的生日”时有《魏洛村》一文中写到“魏洛村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早在旬邑起义前，这里就建立了中共旬邑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党员有第五振华、第五书礼、第五振怀（我爷爷）等。”看来爷爷这个老党员还真不是一般的“老”。

长大后，我到过延安、马栏、照金、南梁、会宁等陕甘边革命纪念馆，里面虽说都有第五伯昌的记载与介绍，信息量却非常少！再有就是我小时候在家里的磨盘下看到过倒掉炸药的老式手榴弹、弹壳、地雷、马镫、大刀之类的物件。有关我家里的这些器物，爷爷除用过黄铜弹壳给我做过一支喷水枪外，从来没讲过其来历及用图。这一切一切让我觉得就像涝池与古槐一样，一个深不可测一个扑朔迷离，总感觉两者信息量超大、可写之处颇多，可又苦于寻不到那把打开“潘多拉”的钥匙。

风雨

■ 白玉稳

昨夜雨打风吹。

天气有时候很怪异，一会儿风轻云淡，一会儿阴云密布，一会儿暴风骤雨。刚才还在路上看风景，进村就大雨如瓢，下车进门时那么短的距离，竟然会衣服湿透。

对门的房子是新盖的，没有全部竣工，落水管刚安装上，整个平房上的雨水从一个落水管下来，有力地冲击着地面，还在风中摇摆，射到很远的地方。

从我家大门到屋门只有几步距离，但在这个小地方，我生活了近三十年，一个小伙子如今已经头发花白。今天下雨，我从大门口到屋门跑动跨越，就这样也是满身雨水。

刚来段村的时候，我家是简易楼房。当

年岳父从兰州空军地勤师整体转业到陕西省供销社，又在那场运动中下放回村劳动，八十年代初平反回城，单位里补了一些工资，就在村子里开始盖房，但是钱实在不够，于是村子里的人齐上阵，不管会不会，就用这座房子学手艺技艺，盖成了村里第一家两层的房子。说它简易，是因为它的窗门是从单位退下来的，大小尺寸不一。墙是纸筋灰粉刷的，凹凸不平，没有一面墙壁是直的，也没有一个墙角能用三角尺去度量。屋顶是现浇水泥，上边是几尺厚的炉灰，再在上边抹一层水泥用来防水，几年过去，上边龟裂，屋顶长出了树，下雨漏水，不下雨还是漏水。二楼走廊没有栏杆，不管从那个房子出门，步子大了就会掉到一层去。房子地基不高，比外边的路低许多，最怕下雨天，几乎每次下大雨，人都得在门外守着，手拿铁锹，挖泥挡水。

段村是个好地方，下大暴雨的时候不多，山坡上的水也就不会太大。但有一次我在家，下了大暴雨，洪水从后坡冲下来，在街

道横冲直闯，当然，也对家里的房子形成冲击。我们一家人都出来，在大雨里对洪水围追堵截，为了不让它进屋，硬是在家门口堆起了一道土梁。后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将屋顶的炉灰铲除，用砖瓦进行了处理，走廊也加了栏杆，不至于黑夜踏空，屋子的廊沿，用混凝土加高，给大门留下一个通道，这时，廊沿明显高出厅堂五六公分，就这，又一次下雨了，洪水从那个通道涌了进来，屋子里狼藉一片，不得已，又将那个通道也封住，和廊沿做一个水平。

现在，就是风雨再大，洪水再猛，对于我家都没有威胁了，在有风有雨的日子，也能弛然而卧。比如今天，雨是很大，气势着实吓人，但没啥，从门口进来，也只是衣服全湿而已。

夜晚躺在床上，没开电扇，没开空调，就是自然的风吹进来，有了丝丝凉意。窗外的雨依然很大，雨点敲打着屋顶、门窗，还有街道的树木。放眼窗外，八里塬也被雨抽打着，啪啪作响。

诗歌欣赏

思念

■ 陈立梁

看着地图上的那个地方/有个小村让我遐想/你很小，在版图看不到你/但你很大，这一刻占满我的心房/围绕你流淌水，碧波荡漾/那河边的稻田，一片金黄/你身边的山，直插云端/满山的翠绿，是绿色的海洋/童年的村庄，是我的摇篮/那摇篮的亲人们，是否安康/你的风花雪月，都是我无限的惆怅

八十初度感怀

■ 王哲忠

(一)

回首当年意纵横/边关重重不计程/久历风霜人渐老/愧无建树对吾生

(二)

军营荏苒数十年/边关安危似魂牵/今虽耄耋身尚健/牢记初心永不变

